



我和《商丘日报》的“成语故事”

□焦风光

光阴倏忽，2025年1月1日，《商丘日报》将迎来创刊40周年华诞。

作为《商丘日报》的“铁粉”，回首一起走过的日子，如同翻阅一份份发黄的报纸，熟悉而又亲切。夜已深沉，打开电脑，敲击键盘，说一说我和《商丘日报》的“成语故事”，聊表寸心。

良师益友

与《商丘日报》结缘是二十年前的事，那时我还是一位毛头小伙子。

大学时学的新闻专业，虽然事与愿违没能成为一名记者，但是心中的梦想从未磨灭。自以为沾染些文墨书香之气，工作之余我就写写画画，从未搁笔。2005年4月21日，我的小说《称呼》在《商丘日报》刊发。时至今日，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之情。毫不夸张地说，《商丘日报》是我写作起步的地方。正是这迈出的一小步，坚定了我的信心。从此，我在《商丘日报》关注的目光中蹒跚起步。

为了捕捉鲜活的新闻素材，我沉下身子，走进村子，先后采写了《付大庄村的“三多”与“三少”》《两代人的账本》《孟庄村的乡村联谊会》《“大忽悠”失业记》等一大批带有浓烈乡土气息和鲜明时代特色的稿件。这些作品在《商丘日报》头题刊发，当键盘上敲出的文字跃然纸上变成散发着墨香的作品时，所有的艰辛都化作云烟，转瞬即逝。至今，我已《商丘日报》发表了300多篇作品，部分作品还荣获河南省新闻奖、中国地市报新闻奖。

如果非要找个成语来形容我和《商

丘日报》的关系，我想“良师益友”最为妥帖。一字之师，意为修正一个字的老师。《商丘日报》的编辑精雕细琢，无数次对我的作品咬文嚼字、删繁就简，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。所谓“益友”，意指经常陪伴且具正能量的朋友。多年来，《商丘日报》成了我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亦是我每天的精神食粮。

南辕北辙

在我的书柜里，整齐地摆放着高高一摞《商丘日报》。随便拿起一张，上面都有我的作品。这也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：只要有自己的作品发表，总是想方设法找一份报样留存。也是这一习惯成就了我与《商丘日报》一段“南辕北辙”的故事。

我对《商丘日报》的版面了如指掌，要闻、时评、副刊、文化周刊、综合新闻……我的稿子大多在这些版面刊发。多年前要想第一时间查看作品是否发表，不像今天这样容易，最可靠也是最愚笨的办法莫过于找一份刚刚出炉的报纸。我的工作单位在南京路，印刷厂在归德路老报社院内。住在单位和印刷厂之间的我，不得不“南辕北辙”，逆行几千米找一份《商丘日报》。

通常在早上7点前，机器仍在轰鸣时我就赶到报社。等成捆的报纸被摆在待装的邮递车前时，我凑上前问：“师傅，我们单位在日报上登了一则广告，我能看一下今天登出来吗？”直到现在，想起那句谎言我还佩服当初的机智和勇敢。后来，发表的作品多了，那位师傅见我隔三差五来看“广告”，笑着

对我说：“我知道你是《商丘日报》的作者。给，今天的报纸。”看来，他早已识破了我的伎俩，只是故意不让我难堪。我现在仍心存感激，那位师傅就像《商丘日报》一样，每天向读者传递着温情和暖意。

一臂之力

不得不承认，在人生的关键路口，《商丘日报》曾助我一臂之力。

上班那天起我就在虞城县一机关办公室负责公文写作。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我独享文字带来的快乐和安逸，《商丘日报》上不时有“豆腐块”问世。意外的是，这些不起眼的“豆腐块”竟成了我岗位变动的“敲门砖”。

那时我的上级单位急需一位“笔杆子”。经人举荐，我被推上了“赛马场”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。当我把发表在《商丘日报》上的这些作品复印装订成册呈至领导案头时，领导当即表态：让这位小伙子试试！我抓住机会，拧紧发条，在键盘上敲出一行行激情的文字。半年后，我被调到市局工作。

有人曾问我：这些文字一不挡渴二不挡饿，换不来碎银几两，你整天捣鼓它啥用？我不争不辩，不卑不亢，也许只有这句貌似清高的话最能理解我：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

如今，我已在这座城市安了家。《商丘日报》在我向上攀登的征途中，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拉了我一把，我还欠它一句“谢谢！”

（作者现供职于商丘市交通运输局，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我和《商丘日报》结缘于1994年，今年正好30个年头。

30年来，《商丘日报》是我的良师益友，我是它的忠实读者。

30年来，《商丘日报》让我汲取了知识、开阔了眼界、增长了智慧、陶冶了性情，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，让我受益一生。

我对《商丘日报》有种特殊的感情，有种独特的亲近感，以至于这么多年，只要在《商丘日报》上看到那些各个版面的编辑、记者的名字，我就顿感亲切，心生暖意，尽管至今我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见过面只熟悉他们的名字，可对这些有着良好职业素养长年默默无闻我心里的无名英雄们，我一直心存敬意！

我喜爱的《商丘日报》既包罗万象、应有尽有，又有自己的办报特色。“一报在手，天下尽知”。每天忙中偷闲，闲看一会《商丘日报》是一种特别惬意的精神享受。每当看到喜欢的优美文章，我会马上剪下来，分门别类地粘帖到剪报本里。

剪报已成为我30年来的学习习惯。我深深体会到，尽管当今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，办公数字化、生活手机化，但纸质书报那一行行散发着墨香的文字，那种书香氤氲的诱惑，阅读时那种读者与作者、编者的心灵交会，那种被书墨浸染的心情，是现在任何智能手机和先进电脑替代不了的。

近几年，让我沉迷其中、受益最大的是《商丘日报》梁苑版2017年8月4日至2019年11月29日两年多700多天的连载文章，即郭文剑先生撰写的《“借书读史”随笔》（后结集成书《<史记>新读》）。

因为我喜欢中国历史，尤其喜欢《史记》。

在《商丘日报》上，读到郭文剑先生撰写的《“借书读史”随笔》系列文章之前，我书房里就有8本不同版本的《史记》及解读《史记》的书，可这么伟大的《史记》及其解读之类的书，我都没有完整地读完过，原因是这些版本要么古文难懂，要么分析太专业，不合胃口。

“原来可以这样读《史记》！”这是我初读文剑先生《“借书读史”随笔》连载第一篇后给我带来的惊喜。忽然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方式读到解读《史记》的美文，顿觉耳目一新，一下子就深深吸引住了我。接下来两年多，对《商丘日报》的心情就是八个字：迫不及待、欲罢不能。因为梁苑版每周五出版，所以我每周都盼着周五的报纸快点儿送来，好尽快读到《“借书读史”随笔》连载的文章。有几次周五工作不太忙时，算着送报纸的时间快到了，我也不再等办公室的同志分发了，直接去单位楼下，迎接邮电局送报纸的同志。这样的心情一直延续到2019年11月读完连载的最后一期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越读越喜欢，收益也越来越大。每期连载我都看多遍，对其中我特别认可和欣赏的句子和段落，我会在它们下面用红笔标注，并摘抄在笔记本上。两年多来，我把每一期的连载都剪下来精心保存，并常常带书常读常新。正是这62篇105期《“借书读史”随笔》让我终于通读了《史记》这部伟大的作品，进而对《史记》有了更深刻的领会，这将让我受益一生。

2021年4月，得知连载文章以《<史记>新读》为书名，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，后来该书又被评为2023年度全国中小学校图书馆指定优秀书目，作为从中受益良多的我特别开心。我到新华书店一次就买了20本《<史记>新读》，分别送给同样喜欢历史喜欢《史记》的亲朋好友。

我与《商丘日报》30年的不了情见证它与时代同行，从一个创刊时每周只出两期三期的四开小报，发展壮大为现在拥有“两报两云一网一端一平台+系列新媒体公众账号矩阵”的参天大树，可喜可贺！愿《商丘日报》这颗“恒星”更加熠熠生辉，照亮我们的诗和远方。

（作者系原商丘市梁园区商业总公司总经理，曾获“河南省劳动模范”“河南省新长征突击手”“河南省优秀青年企业家”“商丘市第三届十大杰出青年”荣誉称号）

三十年的不了情

□时平

《商丘日报》伴我成长

□门焕新

我原是一位农民书画文学艺术爱好者，自20岁起，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。

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，农暇坚持创作，由于身在农业生产劳动第一线，比较熟悉田园生活，多创作一些反映“三农”工作乡土田园的作品，比较接地气，就开始把作品投稿给报刊。那时候，每到收种小麦完成以后，农村就进入冬闲季节，也是我集中创作难得的时间。

当时《商丘报》的编辑部在市印刷厂院内，我曾多次骑自行车去送稿。最早是给梁苑书画版投稿，认识了王清健、盛伟、朱玉生三位美术编辑老师。每次到编辑部，老师们都对我带来的稿件点评指导，并拿出别处的作者的稿件让我观摩学习，告诉我投稿应该注意的技术细节。

后来报社搬迁到归德南路，尤其是1998年《商丘日报》农村周刊创刊，其中开设的乡土文化版是我最喜欢的，当时郭文剑老师是该版编辑。

我是农民书画艺术爱好者，创作了很多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，有国画、剪纸、刊头、漫画、散文等艺术形式，以一个农民的视角去创作反映农村的新变化、新气象，农民的新生活、新面貌，于是陆续投稿给乡土文化版。当时投稿大多是到乡邮电所寄到报社。我家离商丘市区才十几公里，有时我也骑自行车到报社送稿，有幸认识了当时主编农村周刊的郭文剑老师。每到编辑部，郭老师总是热情地让座倒茶，与我攀谈农村情况，鼓励我多创作更多更好的乡土田园元素的作品，令我备受鼓舞，更加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。

2001年春节前夕，我收到商丘日报社寄来的信件，迫不及待地打开，里面竟是郭文剑老师寄给我的精美贺年卡，

上面写着几行潇洒的行书字体：一手拿锄头，一手拿笔头，两手都要硬。祝焕新同志新年快乐！郭文剑。

拿着贺卡，我激动地让老婆孩子传阅，高兴地大声向她们炫耀，说这是报社编辑老师亲笔给我写的贺卡。

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业余作者，能得到编辑老师的肯定与鼓励，这真是莫大的动力。

有一次我又去商丘日报社农村部送稿。时任农村部主任的郭文剑老师让我回去以后集中整理一些作品，说准备给我发个专版，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欣喜若狂。要知道，在报纸上发专版那可不是一般待遇，都是相当有影响力的知名作者。郭老师打破门户藩篱，要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作者发专版。过了两个星期，我又去报社送稿，刚一进门，郭老师便大声说：“焕新啊！你的专版已经新鲜出炉了，我给你准备了几张样报，拿回去留个纪念吧！”郭老师从书柜里拿出事先装在大信封里的报纸递给我，那是2001年7月12日的《商丘日报》乡土文化版，蔡明慧老师编辑，以一个整版刊发了我的个人美术专辑。我心里真是激动无比，当时又不会说什么感谢的话，只觉得内心有一股暖流温暖着自己。是啊！一个农民，在紧张的劳动之余，坚持创作，本来不易，能得到编辑老师的肯定和鼓励，那就是莫大的鞭策与动力，着实令人感动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郭文剑老师寄的贺卡和那张专版样报我还完好地珍藏着，时不时地翻看，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，永远难忘。从有了《商丘日报》农村周刊，我的创作激情一发难收，有时有了灵感，甚至大冬天半夜爬起来，披着衣服去创作。那几年几乎每期的乡土

文化版都有我的作品。有一次在商丘市一高读书的外甥女在学校报栏里看到我的作品，向同学介绍说：“这个作者是我姨夫。”同学不信说：“刘德华还是我姐夫呢！”一时传为笑谈。到现在，有很多书画界的朋友说很早就熟悉我，我说：“咱们原来又不认识怎么会熟悉我？”他们说：“早在二十年前就经常在《商丘日报》上看到你的作品。”

2006年拙诗集《守望田园》出版，《商丘日报》张兴元先生给我写序言，李传申先生、杨石先生写专题评论文章。后来报社的蒋友胜、郭跃旗、鲁超、吴海良等先生又先后撰文介绍我的书画艺术创作。2010年9月，摄影记者崔申义老师专程到福建采访我，在《商丘日报》刊发了摄影专版。

一介耕夫，得到商丘日报社这么多编辑老师的关爱和鼓励，很多编辑记者成了我的良师益友，令我感动不已，终生难忘，更坚定了我的创作之路。2004年我受聘到福建省福清市一所中小学生学习基地上班，担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心老师。由于远离乡土，我很少有机会往《商丘日报》投稿了，但是从来没有忘记家乡这份报纸，经常在网上阅读《商丘日报》，了解家乡新闻，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也由衷地喜悦。

更不能忘记的是《商丘日报》带我步入的创作道路，是郭文剑等众多编辑老师的关怀鼓励使我坚定了艺术信心，使我进步成长。一路走来，取得了些许成绩，心怀感恩，感谢《商丘日报》、感谢各位帮助提携我的编辑老师们。

《商丘日报》将迎来创刊四十周年，我也近六十岁，可以说是《商丘日报》陪伴了我的成长，鼓励着我的创作。值此《商丘日报》四十华诞之际，祝贺报纸越办越好，宣传商丘正能量，报道家乡新变化，特吟诗以贺：创刊卅载铸辉煌，党报民声正气扬。不忘初心使命使命，再挥椽笔谱篇章。

（作者系商丘籍书画家、福建省福清市中小学生学习基地非遗传播中心主任）